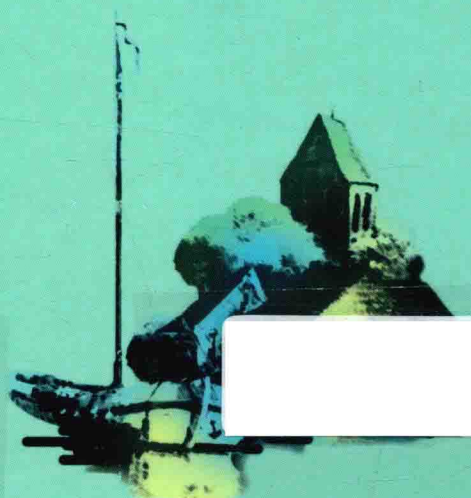




文汇名译名著

魔沼

〔法〕乔治·桑著
郑克鲁译



The Devil's Pool

魔沼

[法] 乔治·桑 著

郑克鲁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魔沼 / (法) 桑著 ; 郑克鲁译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
2015.7

(文汇名译名著)

ISBN 978-7-5496-1378-6

I . ①魔… II . ①桑… ②郑… III . ①中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 ①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9320 号

主 编 / 桂国强

执行主编 / 张 衍

○文汇名译名著○

魔 沼

作 者 / [法] 乔治·桑

译 者 / 郑克鲁

责任编辑 / 戴 铮

装帧设计 / 王 翔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上海欢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140千

印 张 / 7.7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96 - 1378 - 6

定 价 / 31.00元

序

桂国强

经过编辑团队的不懈努力，汇集了国外优秀文学名著的《文汇名译名著》第一辑十卷本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欣慰之余，不由得想起一位学者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优秀的文学是全人类的。”确实，作为一家为诸多读者所喜爱的出版社，我们理应将各个时期、各个国家和民族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奉献给中国的读者，共享人类的精神财富。

我们之所以将丛书定名为《文汇名译名著》，在很大程度上是藉以表达我们对那些为翻译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翻译家由衷的敬意。我们认为，要让中国读者最精准地读懂、理解一部外国名著，尽享名著中精彩的情节、场景描写、优美意境……如果没有翻译家高超的翻译水准和忘我的工作状态，那无疑是不可思议的。屈指数来，在中国，举凡在读者中影响巨大、脍炙人口的外国文学名著，几乎每一部都倾注着翻译家们的汗水与智慧！

《文汇名译名著》丛书是一个开放的系列，我们将不定期、规模化地推出由我国著名翻译家翻译的包括英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等各种语言、各个国家的文学名著，适时奉献给读者。在策划、组稿、编辑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翻译家及其家属的热情指导与大力支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是为序。

（作者为中国出版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汇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编审，本丛书主编）

译序

郑克鲁

乔治·桑(1804—1876)是法国最有成就的女作家,也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之一。她旺盛的创作力、激进的思想观点令人触目,再加上她同缪塞、肖邦的恋爱史,更增加了这个女作家的浪漫色彩。她的创作分为妇女问题小说、社会问题小说和田园小说,以后两种小说较为重要。

乔治·桑原名阿芒丁娜—奥罗尔—吕西尔·杜班。父亲是第一帝国时期的军官。乔治·桑从小由祖母抚养。1817年她进入修道院,过着孤寂的生活。1820年回到老家诺昂,1822年同杜德望男爵结婚,这个乡绅酗酒、搞女人、挥霍钱财,乔治·桑忍无可忍,于1831年1月初愤然离家,来到巴黎。她先和桑多合写了一部小说《罗丝和布朗丝》。1832年,她独自用乔治·桑的笔名发表了《安蒂亚娜》,揭开了妇女问题小说的创作序幕,以后相继发表了《瓦朗蒂娜》(1832)、《莱莉亚》(1833)、《莫普拉》(1836),在这些小说中提出了妇女的婚姻和幸福问题。其中的女主人公都具有反抗精神,但带有盲目追求的倾向。作者从自身经历出发,认为爱情和婚姻是妇女解放的关键问题。她反对妇女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主张妇女有权选择自己的配偶,宣扬罗曼蒂克

的热情。但女主人公争取独立，往往只归结为获得美满的婚姻。这些小说不过是乔治·桑在摸索中的产物。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乔治·桑开始接触到空想社会主义，皮埃尔·勒鲁成了她的精神导师。通过他，乔治·桑注意到工人、农民、童工的悲惨生活，憧憬建立一个没有奴役的社会。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乔治·桑发表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小说：《木工小史》(1840)、《奥拉斯》(1841)、《康素爱萝》(1842—1843)、《安吉堡的磨工》(1845)。在这些小说中，工人、农民和贫民成为小说的主人公，打破了历来的文学传统。乔治·桑表现了深切同情劳动人民的民主主义立场，共和党人的英勇起义得到充分的描绘，封建主义及其残余受到猛烈抨击。但主人公力图摆脱财产束缚的方法，是贫富两个不同阶级的人实现结合，1848年革命打破了乔治·桑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对现实的失望情绪使乔治·桑完全转到田园小说的创作上来，她继《魔沼》(1846)之后，又写出《弃儿弗朗沙》(1850)、《小法岱特》(1850)、《笛师》(1852)。田园小说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它们没有复杂的情节，故事简单而不失于单调，轻巧而富有韵味。这是由于乔治·桑把农村理想化了：大自然的风光旖旎多彩，充满生机勃勃的醉人气息；主人公纯朴可爱，像秋天田野里的白杨树，他们是具有高尚品质的农民。这个世界显然具有艺术魅力。

晚年，乔治·桑撰写回忆录《我的生平》，也写过几部小说，如《祖母的故事》(1873—1876)。

本集子选译乔治·桑的三篇小说。《侯爵夫人》属于乔治·桑的早期作品，与妇女问题有关，是她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它刻画了一个不愿与上流社会淫荡堕落的风气同流合污，追求纯洁爱情的贵族女性形象。女主人公虽然在谈吐和待人接物方面十分平庸，可是，她的内心世界却有着丰富的感情。她看不惯上流社会的偷情通奸，在现实生活中也找不到自己的爱情理想。她的独立不羁的行动招来了非议，为

了遮人耳目，她表面上找了一个情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的，她却在舞台的悲剧演出中找到了。她迷恋上一个悲剧演员，继而发现，她迷恋的不是男演员本人，而是他所扮演的角色。这不能不说是生活的悲剧。在这篇小说中，出现的是作者后来创作中常见的题材：贵族妇女与平民发生恋爱。但这篇小说与乔治·桑后来的创作立意有所不同，这场恋爱的结局是个悲剧。女主人公未能冲破本阶级的限制，她的恋爱只限于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即使男主人公在爱情的陶冶下改变了过去的浪荡生活，心灵变得美好也罢，最后他们宁愿保留美好的回忆。乔治·桑的处理较之后来的创作更尊重现实，更符合现实，因而也更真实可信。从艺术上说，这篇小说采用回忆的手法，以便更多地揭示女主人公丰沛激荡的内心世界。乔治·桑并不追求“时代风俗的认真描绘”，而是追求某种“理想真实”：侯爵夫人，既能洁身自爱，又能将澎湃的激情压抑在心底，这只能是乔治·桑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她的浪漫主义手法也正表现在这里。

中篇小说《玛泰娅》把背景移到了意大利的小城威尼斯。这个城市给乔治·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成为她的多部小说的背景。水网通道如同阡陌，布满了整座城市，在水中荡漾的冈朵拉是情人谈情说爱的好处所，小说的描绘充满了浪漫色彩。女主人公玛泰娅是个有主见、敢于争取自己的爱情和幸福的姑娘，她终于如愿以偿。最后，她固执的父亲也改变了态度。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生活美满。小说描写的是一对平民男女的恋爱，这在乔治·桑的小说中是并不多见的。

《魔沼》是乔治·桑最优秀的田园小说。乔治·桑提出：“艺术的使命是情感与爱的使命。”《魔沼》就是一曲情感与爱的颂歌。男女主人公一贫一富，然而在爱情的感召下，这种经济和年龄上的差别全然消失了，他们达到完美的结合。虽然他们并不非常美丽，却疾恶如仇、善良质朴、乐观勤劳、身体健硕，具有农民最基本的优秀品质。他们所生活的农村也有丑恶现象，如存在贪婪、视金钱为出嫁的雄厚资本等，

但这些都对男女主人公产生不了任何影响,他们更重视感情的一致和相互的理解,更重视具有同情心和体贴他人的思想。在魔沼度过的一夜使他们的感情沟通了,达到了内心的融合。在作者笔下,大自然是优美的:沼泽森林像梦幻般神秘,野外夏夜磷火闪闪;加上婚礼、舞会、守夜的风俗描写,对音乐神奇作用的赞颂,一幅幅理想主义的图画呈现在读者面前。由于这个中篇展现了农村的风貌,颂扬了青年农民的纯真爱情,而且描绘了不少诗情画意的图景,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因而深受读者喜爱,成为世界上独具风格的优秀中篇。

The Devil's Pool
魔沼目录

译序 / 01
侯爵夫人 / 01
玛泰娅 / 43
魔沼 / 107

侯爵夫人

—

R 侯爵夫人可不是才智横溢的，尽管文学作品里，凡是上年纪的妇女无不被写成谈吐妙趣横生。她对样样事都无知透顶，涉足上流社会对她也于事无补。据说饱经世故的妇女所特有的吐属有致、洞察入微和分寸得当，她也一概没有。恰好相反，她冒冒失失，唐突莽撞，直肠直肚，有时甚至厚皮涎脸。对于一个享乐时代的侯爵夫人，我能有的种种设想，她都统统给破坏了。但她却是个地道的侯爵夫人，她见过路易十五的宫廷；正由于她这种情况始终不过是例外，我恳请您不要在她的故事里寻找时代风俗的认真描绘。在我看来，社会很难认识清楚，从来就很难绘写得惟妙惟肖，所以我决不想这样做。我仅仅给您叙述一些怪事，一切时代，一切社会人们之间不容置疑的感应关系，正是这些怪事促成的。

在这个侯爵夫人的圈子里，我从未找到过有巨大魅力的东西。我觉得她不同凡响的，仅在于她对自己的青年时代有惊人的记忆力，同时她的回忆表达得清晰有力。况且她像老年人那样，昨日的事过后即

忘,对自己的命运毫无直接影响的事情反应十分淡漠。

她不属于那种惹人怜爱的美人,她们虽然缺少光彩和匀称,却不乏睿智。生性这样的女人会从中获益不浅,变得同胜过自己的女子一样漂亮。相反,侯爵夫人不幸地长得毋庸置疑地俏丽动人。我只见过的她肖像,就像所有老年妇女那样,她很会在自己卧房里摆设自己的肖像,映入人们的眼帘,她装扮成狩猎仙子,穿着虎皮花纹的缎子内衣,袖口绣有花边,手持一张檀木弓,卷发上闪烁着一把月牙形珍珠发夹。无论如何,这是一幅出色的画,尤其这是一个出色的女子;高大,苗条,褐发,黑眼珠,脸容严肃高贵,殷红的嘴唇不露笑意,双手简直要令朗巴尔亲王夫人^①艳羡。假若没有花边、缎子和脂粉,那真是一位高傲灵巧的仙女,凡人在密林深处或山腰上瞥见了,便会爱得痴迷,想得发疯。

可是,侯爵夫人早年绝少艳遇。据她自己说,她被人看作缺乏巧思。那时,百无聊赖的男人喜欢打情骂俏,胜过爱美人本身。远不如她的女子都获得了她的崇拜者的欢心,奇怪的是,她好像对此毫不介意。她断断续续告诉过我她的身世,我不禁沉思,这颗心灵没有经历过青春,自私冷酷主宰了其他感情。不过,我看到她晚年时,周围有相当热烈的友谊:她的孙儿孙女敬爱她,她毫不张扬地乐善好施;但她不以什么原则而自鸣得意。她表白从没爱过追求她的拉里厄子爵。对她的人品,我找不到其他解释。

^① 朗巴尔亲王夫人(1749—1792):曾任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女总管。

有一天傍晚，我看到她比平素话儿更多。她忧思重重。“我亲爱的孩子，”她对我说，“拉里厄子爵患痛风症，刚刚去世；我内心十分悲痛，六十年来，我是他的朋友。再说，看到别人与世长辞，真是可怕！这并不奇怪，他已经老朽不堪！”

“他多大岁数？”我问。

“八十四岁。而我是八十岁；我却不像他那样体衰力弱；我该当希望比他长寿。没关系！瞧，我的几个朋友今年故世了，说自己年轻些、壮健些也没用，看到自己的同时代人一个个辞世，不由得不害怕。”

“因此，”我对她说，“您对这个可怜的拉里厄无限怀念，他爱了您六十年，不断抱怨您的严厉无情，可从不气馁，是吗？这个人是情人的楷模！这样的人再也碰不到了！”

“别这样说，”侯爵夫人带着冷冷的微笑说，“这个人总爱叹苦经，说自己不幸。他压根儿不是这样，人人都知道。”

看到侯爵夫人谈兴正浓，我便催问她关于拉里厄子爵和她本人的情况。下面就是我得到的古怪回答。

“我亲爱的孩子，我一目了然，你把我看成一个品性阴郁、喜怒无常的人。可能是这样。你自己判断吧：我这就告诉你我的全部经历，向你坦露我从不向别人透露的隐私。你属于毫无偏见的一代，你或许认为我不像我自己觉得那么有罪；不管你对我有什么看法，但不让某个人了解我，我便死不瞑目。兴许你会给我一星半点怜悯，减轻我缅怀的惆怅。

“我在圣西尔学校^①长大。在那里获得的出色教育,实际上效果甚微。十六岁时我离开学校,嫁给 R 侯爵,他那年五十岁,我不敢自怨自艾,因为人人都祝贺我攀了一门好亲事,凡是没有财产的姑娘都羡慕我的命运。

“我向来思路不敏,那时节我蠢头蠢脑。那种修道院的教育,使我已经十分迟钝的智能完全麻木了。我从修道院出来时,愚笨无知,让我们变成这样还加以吹嘘,那是错上加错,这种无知往往毁了我们一生的幸福。

“果然,我婚后半年因为头脑狭窄,容纳不了多少经验,所获得的对我一无用处。我并没有学会了解生活,而是学会怀疑自身。我踏入社会时,怀着完全错误的想法,抱有成见,我一生都不能消除这些成见的后果。

“十六岁半我成了寡妇;我的婆婆因为我品性平庸,待我不错,撺掇我再嫁。我可是当真怀了孕,亡夫给我留下微薄的遗产,一旦我让遗腹子有个继父,这份遗产肯定要回归我亡夫的家庭。服丧期一过,我便被引入社交界,身边围满了献殷勤的人。当时我正二八年华,光彩照人,个个女人都说,无论面孔,还是身材,谁也比不上我。

“然而,我的丈夫是个浪荡子,年老而厌倦了一切,对我一向蔑视讥笑,娶我是为了让我尊敬他,他使我恨透了婚姻,我再也不想同意缔结新的婚约。我对生活一无所知,以为所有男人都是一个样,心肠冷

① 圣西尔学校于 1686 年由曼特依夫人创建,1808 年由拿破仑改为军校。

酷，爱无情地挖苦，爱抚十分冷淡、令人难堪，这些曾使我受尽侮辱。纵然我头脑闭塞，可我心里亮堂，我丈夫难得的激动都是冲着一个人漂亮的女人去的，而他并没有把自己的心灵放进激动中去。随后我对他来说又成了一个傻瓜，他当众因我脸红，真想要否认我是他的妻子。

“这样令人沮丧地踏入社会，使我从此看破红尘。我的心也许生来不适于这种冷漠，越加变得内向和不信任人了。我对男人既怨恨又厌恶。他们的致意对我是侮辱；我只将他们看作骗子，他们装成奴隶是为了当暴君。我认定对他们永远怨怼和仇恨。

“不需要美德时，便不会有美德；这就是为什么我虽然生活习惯极其刻板，却丝毫不是品德完美的。噢！我多么后悔没能做到品德完美呵！我多么羡慕同激情搏斗、使生活五彩缤纷的那种精神和宗教力量呵！我的这种力量多么冷冰冰，多么平淡无奇呵！我离开修道院时，看到那些年轻姑娘出于热诚和抗拒，数年如一日地保持乖觉；我为了要压抑激情，坚持内心斗争，像她们一样匍匐在地，祈祷上天，有什么不能牺牲呵：我这个不幸的女人，我来到世上要做什么？只不过是了红装粉黛，抛头露脸和自我烦恼。我没有柔情蜜意，没有内疚悔恨，没有担惊受怕；我的守护天使沉沉酣睡，而不是在警觉看守。圣母和她贞洁的秘密对我毫无安慰，缺少诗意。我绝不需要上天的保护：危险不是为我而设的，我本该自负的，却感到自惭形秽。

“不瞒你说，我发觉自身这种不谈恋爱的意志蜕化成优柔寡断时，既恨自己，又恨别人。对那些催促我选个丈夫或情人的女人，我常常告诉她们，正是男人的无情无义、自私自利和粗暴无礼使我远离他们。

我这样辩白时，她们当面耻笑我，叫我放心，并非所有的男人都像我年老的丈夫，他们有种种诀窍，能让人原谅他们的缺点和恶习。这样抢白令我烦恼；听到别的女人发表如此粗野的见解，我怒火上升，这时我对自己是个女人，感到无地自容。有段时间我以为自己比她们都品德高尚。

“稍后，我又痛苦地反躬自省；烦恼咬啮我的心。别人的生活很充实，我的生活却很空虚、无所事事。于是我责备自己的疯狂和异想天开；我开始相信那些有哲理头脑、笑语朗朗的女人对我所说的话，她们如实地看待她们的时代。我寻思，无知毁了我，我设想出稀奇古怪的希望，我憧憬正直完美的男子，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一句话，以前别人对我犯下的过错，如今我归到自己名下。

“一旦女人们期望看到我不久信奉了她们的格言，信奉了她们称之为明智的东西，她们便能容忍我了。甚至不止一个人，对我寄予为她辩解的莫大希望，这种人从造作地表明守身如玉，转到披露自己的丑行，看到我给社交界作出轻浮的例子，让人能宽容她的轻浮行为，便不免庆幸。

“待到她们看出这实现不了，我已经二十岁，不会堕落沉沦，她们便恨起我来；她们说什么我是她们批评的活化身，她们和情人一起百般嘲笑我，我的征服目标是最侮辱人的计划和最卑劣的阴谋，一点也不脸红。在乡下风气自由无羁的环境里，我受到形形色色的攻讦，情绪的激烈酷似本来有仇。有的男人对自己的情妇许诺，要制服我，而有的女人答应自己的情夫这样尝试一下。有的家庭主妇自荐用晚宴